

東北現代文學史料

辽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5

1982

東北現代文學史料

(第五輯)

10(6) 17

东北现代文学史料

第五辑 目录
一九八二年八月

作品选登

- 少年Chén女（修改稿）……………舒群（1）
北中国……………萧红（31）
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萧红（43）

· 作 家 评 传 ·

- 舒群评传（选载）……………董兴泉（44）
萧红评传（选载）……………铁峰（58）
塞克的戏剧电影活动……………宁殿弼（63）
白朗的生平和创作道路……………陈震文（75）
朗诵诗的先驱高兰……………陆文采（90）
东北现代作家关沫南……………戴克非（96）
陶明浚小传……………孙仁奎（103）

东北现代文学研究

- 起来，辗转在铁蹄下的中华民族……………戴言（105）
——评塞克的戏剧创作
萧军论……………张毓茂（111）
《涓涓》赏析……………卢湘（126）
论端木蕻良创作的内容特征……………任惜时（130）

| | |
|----------------------|-------------|
| 论端木蕻良创作的艺术风格 | 李兴武 (148) |
| 爱国主义激情一直在她心头跳动 | 陆文采 (160) |
| ——读萧红在香港发表的两篇著作札记 | |
| 一篇奇异的文字 | 卞和之 (162) |
| 浅谈萧红的几个问题 | 林军 李凡 (167) |

| | | |
|--|---|-----------------|
| | 怀念金剑啸烈士 | 赵铭彝 (172) |
| | 哈尔滨口琴社简介 | 里栋 金伦 (174) |
| | 金剑啸与星星剧团 | 里栋 金伦 (176) |
| | 萧红知友忆萧红 | 李丹 应守岩 (179) |
| | 萧红家庭情况及其出走前后 | 张抗 (184) |
| | 在与花喜露相处的日子里 | 郭世魁 (189) |
| | 梅花识素心 | 郁其文 (191) |
| | 花喜露的童年 | 光慈 (195) |
| | 回忆与花喜露同志两次见面 | 王暖 (197) |
| | 马加同志谈“九·一八”前沈阳的文艺情况 | 辛武整理 (198) |
| | 纪念革命文艺战士金剑啸(巴来)烈士 关沫南 萧军 陈堤 讲 李粤整理 (200) | |
| | 萧红遇难得救 | 孟希讲述 何宏整理 (206) |
| | 金剑啸年谱 | 刘树声 里栋 (208) |

· 访 问 记 ·

| | |
|--------------|-----------|
| 访女作家田琳 | 傅尚远 (212) |
| 舒群寻师记 | 刘晶晶 (216) |

资
料

| | |
|--|-----------|
| 《大同报》文处副刊《夜哨》目录 | 郭君耕 (218) |
| 长春市四家图书馆藏有关东北现代文学史料刊编期目 李凤吾 姜守文 (222) | |
| 萧红在香港发表的文章 | 卢玮銮 (228) |
| ——《萧红出版著作目次年表》补遗 | |

译 文

| | |
|----------------|------------|
| 东北文艺年鉴摘译 | 王文石译 (229) |
| 译文四篇 | 王吉有译 (233) |

少年 chén 女 (修改稿)

——根据老战友老孙日记整理而成

一九八一年一月一日（农历庚申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星期四。

晨起，我忽然想起儿时的记忆，所谓“一元复始”和“天增岁月人增寿”的“赅辞”之类横批和对联，不过，那指的是阴历（农历）正旦（春节），而在通用的阳历（公历）新年的今日，不妨还可以说“日新月异”和“又是一年春草绿”吧。不管阴历还是阳历吧，算起来，我进医院，住在这整洁安谧的铺地毯的高级单间病房里，整整一个月了。每日照例试试体温、脉搏，吃吃病号饭、维生素，每周量量体重、血压，间或点滴（滴流、吊针、输液）注射某些什么，挺着僵直的肢体，仰卧手摇式三折病床，眼巴巴直勾勾地盯住天棚，消磨几个小时。一般都是如此规律化的单调而无聊的医疗生活而已。我的整个身体，通过内科负责全面认真地检查，特别是最近引入先进的CT医疗器械设备的检查，会诊诊断的结论，并未发现什么新的异常症状，而不过还是旧疾慢性病。说到慢性病，都与癌症等有相似的顽固性。凡是无法治疗的病症——不可知

的医学王国的秘密魔窟，都有待于世界专家不断的实践、研究和探索——发掘突破，而造福人类。目前，我根本不相信有什么灵丹妙药能够治疗老年的动脉硬化、神经官能症等等，与我从来不相信有什么符篆图谶能够驱除童年的梦魇、夜游症等等一样。所以，我只有争取早日出院回家欢度春节了。

我正在读着《人民日报》社论《在安定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国民经济调整的巨大任务》，老伴儿和小女儿来看我，但她俩都带着各自暗藏的懊恼，以皮笑肉不笑的笑脸，气呼呼地跟我说，昨天已经搬完家——从西四的宾馆搬到东郊的新居，楼房高级，设备齐全……不过，老伴儿上下班不便，好在有面包车接送（按司局干部说，她应有这个待遇），并无问题，而问题在小女儿，转学要等到放寒假，继续上学路远，怎么办？玉芝要买一辆新自行车，而老伴儿认为这是浪费，因为家里还

●舒群同志这篇小说，曾在一九八一年第四期《人民文学》上发表。后来，作家又做了很大改动，本刊发表的是修改稿。

——编者

有一辆旧的，可以对付着骑，何必还要买新的呢？看来，她们在家业已经过几番争论，现在一谈起来，彼此还在强词夺理，辩驳不休，我只得模拟着足球裁判员，首先给小女儿摆摆手掌——示出“黄牌”，发以警告；可她只是住嘴片刻，却又舌战起来；不得已，我再度仿效法庭审判长，晃晃拳头——摇响“警铃”，加以制止；而她以原告人的身份，不肯诚服，依旧顽固地气冲冲地大告特告妈妈的状，我拿这个小楞头儿青没办法，只好让她上诉吧。

小女儿理直气壮地说：“爸爸，这不算浪费。因为，我要转的学校，是重点高中，离家也不近，肯定还得骑车。咱家那辆破车，挺不到时候了；骑上去，渐沥哗啦，要零碎了；有一回，把人差点儿吓掉魂儿！妈妈和爸爸坐惯了汽车，不懂得骑车的难处呵……现在不同过去，现在有需要了，也有条件了，为啥不给我买？”

我一听她讲得有理，头头是道，便跟老伴儿说：“自从文化大革命之初，我遭不白之冤，直到打倒‘四人帮’之后，这些年来，她从小跟着咱们到处颠沛流离，从北京到省、县，从省、县到工矿、农村，停课辍学，插队劳动，从未消停过，我常常暗自慨叹，玉芝简直成了一个 chén 女……一个 chén 女……前年落实政策，两个大儿子都被留在省里分配了工作，幸而还有她这一个孩子跟咱们重新返回北京。她是咱们难得的伴儿——心上的明珠。她买一辆自行车，只要咱们每月工资的结余就够了，何况在银行还存着那么大一笔补发工资。你没见北京有多少青年男女都在骑摩托车吗？咱们的 chén 女仅仅要买一辆脚踏车，还不够节约吗？漫说自行车是必需品，即使是手风琴娱乐品，电动火车玩具，也不能说是浪费吧？！难道咱们的孩儿还不该快乐快乐吗？唉，多少年

的灾难，使她在风里雨里挣扎，多小岁数就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当然，也磨炼了她的倔强性格，还是斗争着长大起来了。可是，我多么可怜她——咱们的 chén 女……”我被一种作为父亲的责任感所驱使，眼里涌满泪水了。

老伴儿纳闷儿地问：“什么 chén 女？什么 chén？”

我慢条斯理地解释说：“是‘仆仆风尘’和‘一尘不染’的‘尘’；或是‘新陈代谢’和‘推陈出新’的‘陈’；或是‘沉冤昭雪’和‘英华沉浮’的‘沉’……都行。”

虽说老伴儿是节约过分的人，但通情达理，易于接受劝说，也陪着我抹起眼泪来，最后欣然表示同意了。小女儿天真地拍起手，蹦跳起来，仿佛在击剑比赛中，她取得了一场大胜利。

小小年纪，小小胸臆的 chén 女，除开忧悒、忧患和忧愤之外，她曾经经过什么探求、追慕和迷恋的倾倒而如愿以偿、受宠若惊呢。于是她把脑袋一晃，舌头一伸，加上一挤眉一弄眼儿，便做出个幼儿的惹人笑的丑八怪的鬼脸儿。

我说：“我的小闺女——玉芝，将来说不定是个舞台演员苗子、银幕影星坯子。”

老伴儿说：“现在说这些话，都言之过早。常言说：女大十八变呢。”

二

一月十八日（农历十二月十三日），星期日。

后天大寒——一年二十四节气中最末的一个，冬季临近收尾了。

住院病人的星期天与平日几乎没有两样，挨着窗外射进的阳光的磨蹭。病房慢性病患者必须自己把握住时钟的进程，如

若听其自流，那就难于望到它无意义的终点了。但这个星期天我的心情却格外轻松，因为主治大夫终于答应了我的请求，今天就要出院了，正好玉芝利用假日，前来接我，我的出院，对于家庭成员说，是一件开心的大事，小女儿一路迎来，象一朵笑面花似地向我开放……而老伴儿则一路去奔稻香村、义利食品厂、侨汇商店、东单菜场，争购北京最好的中西糕点和副食品。我一迈出医院的门槛，便不想再迈进门槛半步，但愿与它诀别，而把自身永久投给光天化日普照、欣欣向荣的生气勃勃的天地之间的大空熏陶……与送别的医护同志们（心目中的救死扶伤的白衣圣者们）含泪道谢而别，登上了本单位的小汽车。

给我开专车的司机小王，是个漂亮的小伙子，和我很熟识，很亲密。玉芝跟我附耳悄声地说，他快结婚了。于是，我问他来。

“小王，什么时候结婚？”

“过了春节。”

“哪一天？”

“初二。”

“为什么不在初一呢？”

“她家留她多住一宿——度过最后一个春节。”

我想，人之常情应该如此吧？！父母之心，是人人可以理解的。如果玉芝轮到这一日，也许我要把它推迟到初三、初四、初五……即便我于情于理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悖谬之极……又何所惧哉。

一下汽车，我便被玉芝拉住，先看她在楼梯底下停放的那辆新的凤凰牌自行车，后观她在场院的车技表演——急转弯和划小圈圈。车电镀部分真亮，与朝阳交辉，与人互放骄矜的异彩。人在青春，车在崭新，堪称双美。

老伴儿争购回来，控制我回家的兴奋情绪，督促我按时睡午觉。我往软床上一躺，便掉进鸭绒驼绒天鹅绒混絮的窝，使全部骨骼和每个关节随之软化，松解，比在病床上舒服的多、睡的快，快快活活地神仙似地沉入逍遥的梦乡了。

午睡之后，玉芝领我来往于新居一带、沿途观光。

这是首都新建的大规模的住宅区。楼房，小部分是红砖砌的，大部分是预制件拼装的。塔式的，峰式的，盒式的……各式各样。绿色的，黄色的，粉色的，灰色的……多颜多色，百色竞艳；又镶以乳白色、雪青色、酱紫色、鹅黄色、鸭蛋青色的杠杠、块块，更显得色鲜质丽，美不胜收，层层家家的外门口，设有上置顶盖的阳台，特意涂以别种漆色，相当于画龙点睛，而呈现强调的异样风格。白日远眺，宛如花叶彩饰的平地崛起桂林石林状的高峰；夜晚来观，想必又会象灯火辉明的重叠山间的延安式的窑洞。十层以上的，装有电梯。全部建筑，都有水道、暖气、瓦斯、卫生等设备，并设现代化的垃圾通道，从最高一层自动漏到底层的通道口，既便于住户的弃废，又利于人们的拣拾。据说，某些废物，对于市郊困难户还有所补助呢。一条条水泥路面的通行道，纵横交叉，四通八达。路旁新植的一道道松围，院场初移的一株株树苗树棵，不久就会翠翠绿绿，绿荫如盖，势作烟萝吧。粮站、副食部、百货商店、饭馆、理发馆、浴池、学校、电影院、书店、医药公司、邮电局、储蓄所、银行、旅馆、临时交通线路……差不多应有尽有；还有木铁综合服务部、附设快修部的自行车修理社……等等。全市一样，重兴了个体商业活动；理发的、磨刀剪的、补锅盆的、崩包米花的、卖糖葫芦的、卖香油豆腐的、收旧报纸破衣鞋

的。敲镗锣、吹铜号、拨铁弓子、打铁呱嗒板儿，发出各种怪腔怪调的叫买叫卖声，沸沸扬扬，终日不断。离此不远的地方，还开辟了一个极大的农贸市场（自由市场），供应种类繁多的主副食品：大米小米、大豆小豆、花生瓜子、鸡鸭鱼肉、家鸽野兔……以及样样应时的蔬菜；沙发衣柜、桌几箱橱，集合陈列，把边儿垄断了一角，气派威风，不下于独占鳌头的拔尖尖儿；最有趣的是，还有人捎带摆出早年庙会所见的、彩绘红兜肚的泥娃娃、黄布缝制的墨描黑斑的小老虎、木架上打秋千的上下前后活动的猴儿等旧式的有农村风味的儿童玩物。他们有的以此为业，赖以谋生；有的利用业余、星期日、假期、及至无事可做的闲时，作为临时的职业或半职业。他们和她们都是些什么人呢？不外是郊区社员、家庭妇女、待业青年、乃至在校读书的学生……玉芝暂停，给我指着，说着。

“爸爸，您看那几个小姑娘，戴口罩头巾的，只露两个发亮眼睛的，象咱们在农村、矿山看见的穷学生一样……”

“在哪儿？在哪儿？……”

“您往左边看，就在那儿，那儿！”

“噢，噢……”

顺着她指的方向，我看见她们一律雪白的口罩，而头巾各式各色：藕荷色、桃红色、杏黄色……都是褪了色的；我也看懂她们羞于自己所从事的这类个体职业，才用那么大的大头巾和大口罩把自己隐蔽起来；宁可做了防止被人所识的“蒙面人”呵。

“她们的年纪，跟我不相上下吧？”

“噢，噢……”

“爸爸，要是您还没落实政策，说不定我也跟她们一样跑小买卖呢……”

“孩子，干嘛提起……”

“真格的，说不定我也跟人家一样，在垃圾通道口拣破烂呢……爸爸，我跟您说，真格的，为您，为咱全家，就是到处挨门讨饭求帮，不戴大头巾、大口罩，我也绝不怕丢丑……”

我堵住她的嘴，不许她再说下去，我怕早已沉淀下去的恶心的渣滓，俄顷被她搅起，浮上心头，而唤回那惨淡的潜影，并加重我思虑于当今部分青少年的遭遇的疾苦。

我闷闷地回到家里。从老伴儿那儿得知，这里的住户，全是近几个月迁来的。从中央到市和区的各系统、各部门的，从部长级的到一般的干部都有，包括汽车司机在内，例如小王。由于本单位车库不足，为了便于接送负责同志，也都暂把汽车停留在露天的场院、例如小王开的小汽车。（他也象某些青年一样，另有一着儿业余的好手艺——天生的木匠。他们自设作坊、自备木料、自制家具，比起国营门市部凭票凭证供应的一切木器，式样新奇，工艺精美，造价低廉；这种兴起多年的妆奁自给自足的畸形发展，现已成为遍及全城、全国街巷角落合理合法的而令人有所思考的缩影之一。）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落实政策后从外省调回，而长时间住在宾馆和招待所的老干部以及他们的家属，例如我这样的情况。

医生来电话，再一次说，为疗养我这老年病，必须坚持锻炼身体，且要注意，最好在早晨。医生逗眼地说，“一日之计在于晨”，应改为“一日之美在于晨”。而我自嘲地回答，“一年之计在于春”应改为“一年之美在于春”，或“一生之美在少年”；“寸金难买寸光阴”，应改为“寸金难买寸少年”，或“尺金丈金、千金万金难买美少年”。（是的，自古以来，帝王后妃、王孙公子、达官显宦、阔

佬富翁、贵夫人女财阀，挥金如土如粪，有谁买过一瞥半点青春华年、韶容少相的留步暂驻或去而复返？）

虽说，我久已失去了一去难返的、一生仅有的美少年的时光；但是，我并未失去连续而来的、一年年的“美”、一日日的“美”。为着革命、社会主义的四化（五千多年的古国还是这么寒碜），我更珍惜自己的老年——老年的一言一行，胜过少年的所作所为多少倍。我时时刻刻都在想着为他们、她们尽到自己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所能尽到的力。特别是按医生的嘱咐，我要练我的拳，散我的步。在早晨，在早晨。

晨，晨，晨……我与你即将联结在一起，你属于我，我属于你，彼此该是统一体。晨，晨，晨……我与你即将一见如故，一往情深，深悉铁杵磨绣针的功，深究奇崛的文采、奥妙的哲理之峰。

晨，晨，晨，……天上有晨星，地上有晨鹤，海里有晨纳，水陆有晨鳧；人呢，可有“晨人”？

三

二月四日（农历十二月三十日），星期三。

今日立春（“春打六九头”）。初春乍到，已经催来这预感的春色理想；春雨春流春潮在召唤着绿草茵茵，绿苔茸茸，青春葱葱笼笼、火火红红。而轻风薄寒，却仍引起对那冷酷现实的回想；冰天雪地之中的寒夜的噩魇，别了滚了。与这儿风沙停息的晴和季节的同时，东北地区还在飘大雪、结厚冰，公园正建冰清玉洁的水晶宫殿，展出各种奇妙的冰雕艺术品：冰桥、冰牌楼、冰狮子、冰宝塔、冰飞女、冰娥嫦奔月、冰天女散花——冰花悬空，不与雪花同坠，但待冰灯入夜，大放五光

十色，加以照耀渲染，而显其丰姿多彩，凛冽清馨，迎面而扑鼻，或使游人赏鉴留连，步入痴乡，失态忘返，彻夜卧冰抱冰以眠吧；但东南边疆（台湾在内）早已吐绿喷红，鲜花上市，花束花篮和盆儿花儿一齐怒放，竞艳赛美，橱窗展示、街头招揽，更是长廊宽场，任你选购，纵令巾幗也难以无视这个花摊花店花街花市、这个花花世界。地处亚洲广大国土而介乎其间的世界古都名城——北京，东濒运河、渤海之滨，北临居庸关、长城之险，西、南囊括一望无际、一马平川的辽阔原野，有幽深断层峡谷围绕的宽旷的高原与以耸立峻峭峰峦环抱的空廓的盆地，富有谷仓、鱼米之乡，恰恰又是调和全国寒热两极气候适中的新颖俏式的天使。她——多好，好，好……天下哪儿比得了？她的天——青，她的土——香，她的水——甜，她的冰——软，她的雪——暖，她的风——骚，她的情——深……暂且拭目以待她的春——笑。她笑吧，愈笑春意愈浓、愈浓，浓到发热发酵，去糟存精，酿成碧波琼浆——“醇液”，注予露天之下的杨柳榆槐、草坪草丛，而使之酒兴勃发，开怀豪饮，并且随饮随变，达到激化，直至彻底完全碧化为了。她笑着，笑着，笑着：新扮盛装，姿色艳丽，榆钱盖地，柳絮铺天，气温渗透关山，桃花开满园林，映遍湖海，染尽街面市容，俨如猴头丢面，鹤顶落丹，琥珀开颜，珊瑚施色，赤胆投影，朱唇飞吻，艳艳的痕儿印儿，斑斑嫣然；酷似红旗招展，红领巾拂拂，红绸舞打旋儿，起有色风——胭脂风醉了、疯了；绯鞋儿绛髻儿粉脸蛋儿火性子儿、血气方刚的舞绸女；销、销了我的魂，净化、醇化、美化了我的魂——向上、向高，向高、向上。

十多天来，我照例每日侵晨准时从房

间下楼，走到院中，都是在夜障中摸着黑、踉着走；而在刮着轻风、飞着雪糝儿的今晨为最甚。当轻风扑到、雪糝儿沾到脸上的时候，仍同从前的感觉一模一样、凉嗖嗖的，冷丝丝的。而瞪得大大的双眼呢，却如盲人所见、儿时捉迷藏所感，简直处处进入的都是地道、煤井。然而，这并不碍于我的练拳，不论一招一式，依旧同样随心应手，动作自如，而且自感优哉游哉，优哉游哉——张望，张望……往西看，是市内灯火映起的腾空的彩焰——一缕金黄陪衬一溜红紫、一溜红紫烘托一股棕褐，而喷起一片冲天的迷漫的赭色的氛围。反过来瞧，是郊野遮着的层层暗幕，幕底徐徐呈露慢慢拱起的天光萌芽——隐约发白的弧面。仰望上去，是被前后高楼隔断的狭长而铅黑的天面，闪着点点的星光。月呢？在这些天的凌晨，我习惯性地 在览月并“印月”，把它“印”入我的“心潭”，以致我的心中也有天上的月，它那个什么样儿，我这个也什么样儿。可是，月呢？……？是，今晨是朔日的前兆——天上无月。而我心中却有，凭借集邮之称，名曰“集月”：象圆圆的橙、椭圆的柠檬、半圆的橘瓣瓣，一钩钩、一弯弯、一弓弓的黄鼬尾、金丝猴眉、雄狮鬃毛毛，辉映地发射出近乎水晶体的折光。其幽明之象——娇艳妩媚，醉心迷人，在示我以冬泳冷浴的遐想，而那淡淡的、冷冷的月晕，又在诱我凝神注目、倾心沉思。我一边在想，一边在练拳。天色随着我的招式的变化而变化。彩焰淡了，灭了，只余一团团浓重的烟雾。逐渐鲜明起来的鱼肚白色的弧面在扩张，在冉冉上升，外围出现散着的鞭毛状。皎洁的星星在失色，减光，仿佛斑斑玻璃纸屑；而它们周围的天面，由铅黑色逐渐地改为一派深深浅浅的、灰白透蓝的混合色。我置身的所

在，也逐渐地蒙蒙亮了。

我的朦胧的眼睛，慢慢地辨认出模糊的人影。在我的左侧一边，有个人在舞剑，嚓嚓之声，是他箭步的足音；在我的对面楼房垃圾通道口的旁边，有两个人在拣废品，刷拉刷拉之声，是收集废纸的响音，而喳喳之声，是互相低语的语音。

“小chèn！”

“嗯……”

“麻袋满了，绑在车上吧。”是年岁大的妇女有的沙哑的嗓音，带着一股急巴巴的气吁吁的喘息，或是劳累过度的偶然征候。不过，她的言辞、声调，显出性格的和蔼、优雅，以至她为人所具有的令人肃然起敬的风度、德行。

“妈，您歇歇，我一个人可以绑上去……”是少年清脆的语声，口齿伶俐，口气柔和，而低低的尾音拖得那么长长，多少有些异常……是自怜吗？是怜人吗？还是二者合一呢？

无疑的，是母女俩，相亲相爱的母女俩。我被她俩之间的情感所吸引，往前凑上几步，以不影响人家的交谈为限度。

“你先回家吧。快开学了，抢时间，把寒假作业尽早作完……”

“作业……作不作怎么的……”

“小chèn，你怎么说？”

“作业……作也没什么意思……”

“你说什么？”

“作业，作业，作也没什么意思！”

“作业怎么没意思？”

“妈，连活着都没意思……没意思……”

我禁不住打了个颤栗，牵动一阵心绞痛，好象看到有那么一个少年，对生的失望、绝望，突然在我眼前发生一种可怖的预兆……有那么一个少年悬着身子，引颈投环，窒住气息……有那么一个少年站在

悬崖，纵起跳进深谷，粉身碎骨……有那么一个少年用自己的赤胆，放开自己生命的红流，把自己淹没在自己的血海中……试问何故，历来众所周知的胜于千钧万贯那般贵重的生命，而在她视之这等轻于鸿毛、贱于败絮呢？

“呀，小 chén，你怎么能说起这可怕的……我坚信不疑，党、国家将会一天比一天光明起来，咱家也会一天比一天好起来……现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受到了审判，你爸爸的问题也做了结论，终归一定能够完全落实政策……小 chén，先回家去作作业……”

“不，不。妈，全校都知道您是一位好教师……可这儿是垃圾堆，不是教室，不是会场，更不是教堂，您不该讲课，不该宣读，更不该布道……妈，全校都知道我是一个好学生，可我真不想上学了……”

我感受的是，相依为命的母女，双方原来思想有隔阂、情绪有抵触，只能独自思考，各执己见，而互以同志式的关系坦白表态、直爽交心，她们同是老老实实的，正派的人。

所谓一时某种时代思潮，某种社会现象，如果可以比作蜂起、鱼汛、海啸、松涛，那么小 chén 便是无数蜂群中的一只幼工蜂，无数鱼群中的一条少鱼苗儿，滚滚浪头之间所激起的一丁点儿小飞沫，阵阵风暴之中所掀起的松林的一股小哨音儿。诚然，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由“幼”“小”蜕变而到膨大——大霉菌，大害虫，大罪人……

听来，女儿所有柔情的反驳，都是无理的冲撞；酸枣可食，玫瑰好看，而茎干却挨不得碰不得，棘手刺人呢。但颇有高瞻远瞩之见的母亲，酷肖劲松挺立，从不折腰屈从呵。她不过不想立刻加以责怪、

批评，而致使在这个陌生的地方造成不良的影响。并且我想，不管是谁，在你批评她之前，又必得反躬自问：历代迄今，曾经何时，有过谁是无疵儿的完美无缺的、类乎严格遵守清规戒律的小尼姑似的少大圣人？连你自己算在内又如何？

“小 chén，那你干什么去？”

“拣破烂呗，当小贩呗！”

“还当小贩呢……你哥哥就是当小贩学坏了的……我可不能再看你……快把麻袋绑好吧，先回家去作作业……听妈的话。”

她们一面说话，一面把塞满废纸的饱饱的麻袋搁到自行车的后架上，用绳子拦住绑住。

“好吧，我先回家去作作业，不跟她俩争桌子……妈，她放心吧……可是，天还没大亮，只我一个人走路，要是碰上个坏小子……”

“你骑上车，哪个坏小子敢堵你？”

“这辆破车，压上这个麻袋，再经不住骑了。”

她们给我留下的印象，一个是温情、乖戾、软弱的女儿，才气喷香而袭人诱人的女少年；另一个是值得尊敬的母亲、女教师同志。

母亲似乎叹了口气，另半口气噎下去了。她一躬身，背起自己那没有装满的麻袋；女儿推起拖着麻袋的自行车，跟她一块走了。她们蹒跚地踉跄走着，自行车嘎吱吱、嘎吱吱地滚着响着，象是要解体、散架子似的。但她们发着强烈的磁性，把我牢牢地吸住——不由自主地跟随她们起了步。在她们通过楼里外射的灯光下的顷刻间，我看清楚了她们背影的轮廓，女儿比母亲高些，可能与玉芝的个子相仿，总有一米七上下。玉芝十六岁，她，她呢？她的身板儿极为单薄，纸糊的

似的，大不如玉芝的体质壮实。……如果她与玉芝同龄，那么她与玉芝也是相等相似的少年吧？！在她们这个年岁，还不大懂得天高地厚与水深火热，还不大懂得山遥遥与路迢迢；说明白也明白，说糊涂也糊涂；成熟中又幼稚，幼稚中又成熟；有客观理性，有主观盲动性；勇而弱，弱而勇……笼统地说，这正是她们所处现阶段的半开化半成人的共同特点吧？！她们无忧无虑（或说少忧少虑）的生活，接近结束，而有忧有虑（或说多忧多虑）的生活将要开始了。玉芝的忧虑是什么？是投考大专院校的问题、待业分配工作的问题——有关人生行止的、决定性转折性的、命运关卡的问题。她，她，她呢？是她方才所说的吗？当今生活还是那样阴暗、恐怖而令人毛骨悚然吗？恰巧此刻，玉芝的声音把我喊住。她说，程老师约定她今天到校，按照她转学测验的成绩，是否合格，决定她能不能入校……虽说她经过、见过动乱风暴、浩劫世面，死亡深渊；但她受幼龄所限，固有茅塞并未通开，少年毕竟还是少年，小心眼儿兀自搁不下那么一个有关终身的大闷葫芦；她急得火烧眉毛似的，昨夜根本没有睡塌实，今儿这么一大早就蹦出来。

“爸爸，我走了！”她骑上车，车轮转开了。

“你何必这么早……”

“我要早去等候老师……”急性子人，表现了高度的积极性，冲动性。

“天还不太亮，你一个人……”

“我怕什么。怕什么？”她吹冲锋号似地喊，喊得那么响。

我再转过身来，只见那母女二人的影儿远了，影影绰绰了。但是，当我走尽楼群——市区边缘，横跨“北京市第三开关厂”厂址的指向牌（相等北京东城区城乡

的分界标志），沿着公路一排高大的、凋零的、而枝头挂着一些赭黑色残叶的钻天杨走去，走进郊区，走进院落的时候，一晃不见她们了。在雄鸡声声报晓，村犬汪汪嚎叫，拖拉机轧轧突突作响的现代田园交响乐的迎奏中，我接续往前走。这一带是属社队社员的农舍，每家都有一条小胡同，拐进去才能走入向南的前门，靠路的一面，尽是向北的房背后，而一般有后窗的很少。我在一家最寒碜的、最简易的、用碎砖头堆砌小矮房有小雨搭的后窗，隔着挂满寒霜的、毛头纸糊的和碎玻璃条拼嵌的窗棂站住，听见两个女孩儿吵嘴的声音；不问可知，是小姊妹间各自为了学习而抢占仅有的一张桌子而起的。

（真的是“几度耐寒窗，朝朝争苦读”呵。）我以往散步经过此地，大概听过了两次，今晨又是这样。而且我联想起来，至少有过一次吧，在我散步往回走去经过此处的时候，碰见了她们背着、拖着装满的麻袋的娘儿俩；不错，不错，她俩就是拐入这条胡同、进了这个寒门贫家的。应该说，我与她们这不是初次相逢，而是又一次邂逅。当然，还是不问可知，这是个困难户。是农村社员，还是城市居民（据说这儿住的也有个别城市户口暂租的临时住所）？难道是小chén的家吗？是吧？！那么她们全家人都是生产队的社员，而她们母女两人则是公社社立学校的师生吧？！但女儿叫“chén”，是姓还是名？是哪个chén字？“陈”，“尘”，“沉”……？

午饭时，玉芝从学校回来。她不住地称道程老师好，好，好，说她考试的成绩，转重点高中不够格；但程老师同情我所受的迫害和她所遭的不幸，破格收她入学，插入文科班，并且介绍一位学习最好的同学，帮助她补课……我说，再见到这位老师、这位同学，要转达我对她们的谢

意。的确，革命的同心、同感、同情最为贵……

四

二月五日（农历辛酉年正月初一），星期四。

今日春节。

昨夜，烟火（烟花）随处开花。花炮、筒花、起花（钻天猴）哧地吱地嘭地响起腾起，直上云霄，迸发火星的火箭，各种红红紫紫黄黄绿绿的火球——粲粲光芒四射，时时地连续不断地把黯然一色的夜空照得亮亮白白淡淡，分割形成一块块巨型的天公所用的调色板，而即刻准备绘出一幅人间欢庆春节胜夜图。同时，四面八方都在演奏重音乐，为之助兴不已。大小炮竹响多半宿，天不亮又响起来。（要比去年住在市内宾馆噼里啪啦、嘣吧轰隆得多，多到几倍以上。）这种鞭炮烟火盛行之风，犹如早年旧历除夕的风气一样，或者甚之；但其迷信设置：红玉烛，金锭香，供果，神纸，佛龛，偶像，几乎扫除干净了。不过，我家与一些别家相同，因循传统习惯而守岁，间或看看彩色电视，间或以扑克代替老式麻将、纸牌、宝盒、骰子、升官图等赌具，耍笑逗乐。所谓守岁，以我看也不过是合家同欢之意。所谓打扑克，二十多年已未搞这个玩艺儿，我连“都拉克”都忘记了，但我须照顾到她们兴趣，要学会怎样叫输怎样叫赢，一句话说，又要从头学起，等于孩提年代学走路那般。所谓看电视，平时我许多节目都不想看，只喜好《体坛巡礼》《体育之窝》和《体育欣赏》；每一画面，都会使我沉迷，陶醉。它的剑眉、箭步、雄姿、神魂，它的彩凤蛟龙勤奋辛苦、持久苦练，竞技高超、壮志凌云，堪与云天比高，与日月争辉；其朝气和曦光、活力和

能量、媚质和美感把我与她们、他们同化，融为他们、她们青春灿烂的风华正茂的化身。我年青了，年少了。我热爱我自己，我更热爱青少年；让我和他们、她们携手同行，齐步并进，同心协力，先后承当绿化祖国、“四化”祖国（三十多年的新国还是这么一幅画）的常春藤、长征人，永将灵感的晨星与朝霞、早潮与晓雾、春雷与初雨，滋补着、润饰着共产主义的理想，革命现实的青翠、正气、真实……我在观看体育运动之际，基于与疾病作斗争的必胜信心，每每使我产生一种强烈无比的鼓动而想入非非——对于老年慢性病大有医疗的效果，理应成为“精神理疗”，而与水疗、蜡疗、电疗、化疗的价值并列，甚而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我间断地看了一些庆祝节目：《春天的童话》、《春节前夕首都街头见闻》、《百花迎春晚会》、《迎春歌舞》……在歇息间，我又翻阅了些克涅采夫等的《回忆列宁》、彼·尼·波斯别洛夫等的《列宁传》、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列宁回忆录》和《论列宁》……反正坚持到了子时，才算收尾。桌上摆开夜餐：陈酿、新肴、三鲜饺子，并把电灯罩上官灯式灯笼，以祝老两口和女儿的辞旧迎新（含有女儿辞旧校迎新校之意）的互相交流的快意。故此，老伴儿从橱柜深处拿出视之如宝的对虾，却偏偏搞成一对半，分我两个，玉芝一个。她自己呢？两手空空，连一根虾须子也无。从抗日根据地、解放区、妇教会会员的她——一个农村的姑娘，跟我结婚到如今，几十年来，为人依旧这样保留着农民妇女屈己待人的传统本色，吃苦全吃，享受不受，在她并非有意以某种美德而炫耀于人，却相反自认为此类区区小事乃是理所当然。今夜我要打倒她这个习以为常的顽梗的谬论，非送给她

一个虾不可，但我们两个人推来推去，交手几个回合，才被她掰掉个虾尾巴，而玉芝给她掰掉的虾脑袋，终被她归还了原主。

“够了，够了。在前几年，尽吃‘忆苦饭’，连块虾皮子也嚼不着呢！”今昔对比，见景生情，她竟感慨起来。

“妈呀，我小时候吃过对虾没有，见过对虾没有？”

“你也见过，也吃过，就是年头太久了，你早忘得一干二净。从前，你的好日子太短了，太短了……”

“从前，我没有想过会吃对虾，更没有想过会有今天……在最困难的时节，我倒想过‘死’……可是，我宁做小张志新，绝不做小范熊熊……”玉芝也有自己的感慨，居然掉下了泪。

这之际，我听着收音机播放的爵士乐，即兴自斟自饮，有如偶然独自存身于外宾消夜的酒吧间。她们母女俩乘闲的清谈，于无形中把这个家庭客厅猝然易以从未出现过的洋式沙龙了。但是，原本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任性赏玩、品茗、尝新、畅饮，随意抒情、舒心、享乐、思甜，不曾想到意外一变而为怀旧、伤心、愤世、忆苦了。

我失眠了。清晨，她们还在呼呼酣睡：是沉陷于昨夜的恶梦，是在追寻明天的憧憬？

我比往日起床迟些，但仍按惯例，在微风雪糝儿的清晨练拳、散步。我回来的时候，太白星遁逝，天色大亮，一切景象，已经清晰，明朗，与往时也近似。但大不相同的是，地上存着爆竹爆破的断头残节，红白纸屑，碎麻批儿和烟熏火燎多样痕迹，空气里还散着硝烟气味；耸立起重机的工地都已歇工，货栈大门紧闭而门口红纱灯笼还在亮着；交通干线凄凄清

清，350路城乡公共汽车乘客也极少，骑自行车、徒步的行人稀稀拉拉，连街头跑步锻炼身体的踪影更不多见了。也许就是由于这个缘故吧，才引致我留意到这般的情形：在路边边，丢着一辆黢黑黢黑的一星星发白发亮全无的破旧自行车，连车锁都没有（因为根本用不着担心小偷的歹意），车后架拖着两个饱满的补着蓝补丁、白补丁的布口袋；在冷落的路沿上，独有一个单身的伶仃的孤女坐着，撅着两根短辫辫，抄着手，搁在拱着腿的膝盖上，而把低下去头偎入肘腕里，在轻声地暗泣……顷刻之间，她极度神经质地敏感到了我的停步，猛地抬起头来，机警地观察我、我的露面亮相。但我所见的她头巾和口罩围裹的面孔，仅仅是露着的眉眼——蹙起皱褶儿的眉头，沾着泪珠儿的眼角。大概她发现我脸上的表情是发自内在善意的怜悯和爱惜，不等我问话，便抽搭两声，抑制住喉咙的哽咽先开口了。

“老……伯伯……春节……您好……”

她有礼貌地站起身来，用两手揩了揩两眼的泪水。顺便，我看见她从裂开棉花的袖头，露出瘦溜溜的双手腕，绷紧绷紧地箍着一对新式环形的、五色线拧成艳丽绳绳的手镯，是这个少女迎接佳节唯一的点缀、打扮。但是，与她差不多的同龄女，本市披发的多而梳小辫儿的少，逢年遇节穿新衣裳的多而扎彩线手镯的就更少更少了，那她是不是外地的、郊区的？

“小同志，春节你也好。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有什么困难、苦恼……”

“……老伯伯，您看……车后轮儿煞气了，圈弯了，条断了……要是打饱了，还能将就推着走……老伯伯，附近有修车的地方吗？”

叫人纳闷儿，口袋怎的那样重、装的什么，什么呢？

“有是有的。今天春节是不是休假？即便营业，现在也不一定到营业的时间吧？！走，我领你去看看……”

她一听，便勃然兴起，不禁拍手称快，致使一对五色线手镯恍如缤缤朵朵花环双双起舞了。

我在前引路，她跟在后边，推着车子，嘎吱吱、嘎吱吱地响着。很近，拐个小弯儿就到了，但自行车修理社紧闭着门，门上贴着通知：“春节半休，营业时间，上午九——十二时。”她败兴了。

“完了……”

天真少年的灰心失意，使我这平静的心髓而觉得动荡不安起来……“走，跟我走。”

我引她到了我的家门口。我上楼拿下来玉芝新买的气管子，让她给车后轮儿打气。她眉开眼笑，兴高采烈地打着气；但她打了许久工夫，轮儿始终瘪着。

“完了，完了……胎破了，胎破了……”

象征着成败、利害攸关的纽带断了，断了；终久，她完完全全大失所望了，一蹶不振了。好比幼年时用细管筒吹出去串串透明的迎光变色的肥皂水球儿，个个飘浮，轻盈潇洒；然而呵，好景无常，留存极为短暂，只有一刹那，一刹那便成泡影了。骇然，她全身搐动一下，打个寒颤，随之怆然啜泣，出现了愁眉苦眼——眉几乎拧成赧赧，眼尽是泪水汪汪。这令人怜爱之情，不知不觉地撼动了我的心。

默默地，默默地，我从家里取来车钥匙，把小女儿的新自行车从楼梯底下推到门外，以解她的燃眉之急。而对这一蓦然的慷慨的友爱之举，她按捺不住少年善感的一阵激情冲动，而使心波澎湃，思潮汹涌，血流滔滔，淹没了那满腹烦恼、苦衷悲戚，且汇成巨川洪流，泛滥起在难

以言喻的，经受不了的幸遇和优容之时才会看到的动人肺腑的惊涛、狂澜、飞瀑；于是，她笑——大笑了，她哭——痛哭了。她怎么可以设想偶尔的路人相识而能轻易的相亲相信呢？莫非这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人与人应有的关系吗？

“……老伯，老伯……亲爱的老伯，尊敬的老伯……这，这不可以……不可以……”

她一摆手，二摆手，姿势果决，断乎不可，仿佛贪财贪嘴贪便宜、受骗受辱受调戏的断乎不可一样，听将起来，她话语的锵锵之音与淳淳之情，坦率，清白，同朝露、甘泉、神池一样的清，海鸥、天鹅、仙鹤一样的白；纵使流落地层，坠落埃尘，她也不肯玷污一星一点儿自个儿的洁质、美名。

“这怎么不可以？”

“这怎么可以——怎么可以……”

“小同志，这怎么不可以？”

“是新的，全新的。是新买的吧？”

“是，是新买的，新买的也没关系，没关系。”

她限于自己的年少，见识也少，脑筋简单，目光短浅——识别力极低，只能认识车是新的、全新的，而不能认识人也有新的，甚至于是全新全新的，比新车更新更新的。（请你注意，这儿的“新人”、

“全新的”，是指社会主义化的人，有血有肉的人，也会有七情六欲，也会有缺点错误；而不是哪些人所谓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百分之百的完人；“百分之百的”是没有的，过去没有过，现在也没有，将来也不会有；除非你把自己想象的自造的真空人物、有功的显著的革命家文学家推崇到神祇、偶像的地位——重修庙宇，再塑金身……那又当别论。）

“老伯，这怎么可以……怎么可以

……”

“可以，完全可以。”

“老伯，咱们素不相识，素不相识呀！”

她呵，她呵，她是在认真地竭力地跟我较量拔河赛；而我老头儿可不愿意、吃力地无必要地陪她小不点儿、玩儿这个来回走浪木的游戏。因而，我马上把平和的说服的口吻、改为训诫的命令的厉声厉气了。

“没关系，没关系，咱们都是同志，谁都难免有为难遭灾的时候。纯粹是小小不言的事，你——年青人，必须听我的话。”

“……”

“不必见外、多心……你——少年人、小同志，骑走吧，快快骑走吧……”

我的热力和说服力，把她的冰墙铁垒、雪线金盾液化为水滴滴及其残渣粉末末了。

“那我……我……我感谢老伯的好意，骑走，骑走……可是，可是回来呢……我怎么还车呢？”

“放在门外，锁上就行。”

“钥匙呢？”

“放座套底下。”

“行吗？丢了呢？”

“丢不了。”

“嗯……我的车也放在这儿。锁早坏了，不锁没关系，这破车没人稀罕。”

在我的帮助下，她把两个饱饱的补着蓝补丁、白补丁的布口袋从旧车移到新车，拢好扎好了；而我也并未想借这个机会，去试一试摸一摸口袋装的究竟是什么。显见，它装的什么，与我又有什么关系？她是她，我是我，彼此不过同是偶于陌路相逢的路人罢了……可是呢，她脉脉含情地手足无措地停着，停着；手扶着车

把，足稳着车身，欲跪不便，欲叩不得，她只得向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老伯，我得怎么感谢您呀？”

“小事一桩，不必感谢，你骑上车走吧，快快走吧！”

口罩上垂挂两道泪痕，头巾下展开一双眉梢，她上车走了，我目送着她的背影，飞飘的头巾穗儿，摇摇摆摆的短辫梢儿。

其实，假如说我帮助了她、感动了她，倒不如说我被她所感动、所帮助。经过长期的浩劫、迫害，我久已冷却的思想感情，如今又由她使之沸腾起来，又在恢复当年的革命道义、阶级友爱——同志与同志之间所当有的正常的相互关系。因此，我把她的旧车推去修理，亏得凑巧自行车修理社的半营业时间，但别扭呀、别扭，一个青年修理工却视之如敝屣，不屑一顾。

“这样的破车子，早该扔了——扔了也没人捡！”

我说了不少好话，该修什么就修什么，该付多少款就付多少款，但，只不过请他帮忙罢了，快修罢了。

他表白了他这个人并不想敲竹杠之后，便封住口，不搭理我了。旁边有位修车的老工人住了手，梗棱梗棱脖子，替我搭了腔，敲起边鼓。

“咱们是干活儿的，来啥活儿，接啥活儿，哪能挑肥拣瘦的……”

这一家伙，可不敢当为耳旁风，青年修理工抽巴了，蔫巴了，搭拉了脑袋瓜儿，才算收了这个糟心活儿；在我将走时，他却还要屁溜溜地瞎捣蛋——送我一句疙瘩话。

“我只能治治它病，救不了它的命！”

结果，他还是好小子，信守诺言，按时修完了车。

“胎补了两个洞，圈添了三根条，轴换了四个滚珠，一共一块五毛钱。公平合理！”

我付了款，并道了谢；推车回来，放在原处。悠然之间，我多少感到一点点儿心安理得的助人为乐的宽慰。然而，我与老伴儿和玉芝从头到尾谈了这桩事时，她们都表示了异议。老伴儿担忧小女儿的新车有去无还，玉芝害怕她的新车碰掉漆，碰得坑坑疤疤。我给她们一一打了保票，总算完结。事实证明，我的保票样样兑现，人家下午就送回新车，放在楼底下靠墙的一侧，钥匙掖在座套的下面，一切都按预先约定的承诺，毫无半点差错，而只把旧车换走了。遗憾的是，我和她没有再见一面；本来，我既未在门外候她，她又不知我住的房间号数，怎么相见呢？

奇巧呵、奇巧，相逢根本无由，相别倒有憾了。人生一世，到老来还偶有童幼时玩览万花筒的稀奇古怪、变幻莫测之感吗？老来少，从来不失赤子之心。

下午，我乘车去机关给假期值班同志们拜节，途中给我小女儿买到新上市的可口可乐，乘兴再遛个弯弯儿。街街巷巷充塞春节之气，男男女女洋溢着陶醉称快的心潮的飞溅四射。只见天安门广场，在节日气象中，首都人们仍在保存由来已久的民间风俗、竞相表演：放风筝，踢毽子，抖嗡子，遛鸟儿，还有吹糖人儿，捏江米人儿……广漠蓝天浮动团团白云，时淡时浓，淡如轻烟袅袅，浓似高潮巨浪滔滔。杂型多彩风筝，各自好强逞能，争相竞技，拔高夺魁。天安门楼头，琉璃瓦浮光作波形流荡，并呈星状辐射线闪耀。偶有群鸽群鸦翱翔其间所映衬的翩跹的飞影，或静态滑旋，或振翅冲刺，同样顿增银幕动画感的幻觉梦想，而促发漫游宇宙的豪放的情趣……一群一群的外国黑白人

们，欣赏异国佳节景色，风土人情；他们当中有人央求、再三央求要买高空飘腾的巨型节肢的蜈蚣……一伙一伙的归国游览的各地华侨们、港澳同胞们，与北京居民们春节联欢，共贺鸡年，临时邀请少年儿童们合影留念，留个纪念……

人，贵有自知之明。我现临老耄之年，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已该把人生的火炽舞台，让给如花似锦的后代跳动、飞跃、腾空而起……而我自己呢，甘于靠边站，禁受来自四面八方的面对面的白眼冷遇，以及冲着后脑勺的指手画脚——此乃世代的常理，又何必私自惴惴？相反地，相反地，我目睹他们和她们手舞足蹈的颀幸、狂喜，也足以饱饱眼福、偿偿心愿了。人，岂可贪而无厌呢。一言以蔽之，我与后代，只该无争而有让。

五

二月六日（农历正月初二），星期五。

我住的单元门口，象几日来其它某些单元门口一样，也贴上了大红“囍”字，候迎披红挂绿的彩车到来。今天，是小王做新郎，全家喜气洋洋。新娘的双亲，以骨肉的衷肠，留下她在家多过了一天，意味着多过了一个春节；延期到今天，举行婚礼。新娘昨夜掰开两半儿的心，此刻重聚复合，又凑到一块儿，把整个儿心房搁进了新房。

我怎么办呢。送礼吗？是违犯规定的。干脆作罢吗？如同素昧平生是太不近人情的。我想来想去，去自由市场买了葵花子，叫玉芝送去。（当我曾徘徊于市场的时候，买些什么东西为宜，做过种种考虑：野鸡、山兔？花生、松子儿？末后决定还是买了葵花子，因为这是经过加料炮制的五香的、别有滋味的、极适于配搭闲

磕打牙儿的零嘴儿的。)她刚要走,又停了下来。

“爸爸,我送去,连去买学习本,快开学了。”

我把买葵花子剩下的钱,从兜里掏出来都给了她。

“去买吧。”

“这是多少钱?”

“两块六毛。”

她数了数钱,自鸣得意地、意想之外地、天幸地喜得噉了一声,蹦了个高儿。

“四块六毛,四块六毛……”

奇怪哟,奇奇怪怪……明明白白的么,葵花子每斤八角,三斤共两元四角,我付给一张五元的人民币,应找回二元六角,为什么是四元六角呢?必定找错了,多给我找了两元整。糊涂的小贩子,马马虎虎的少年人呵,你,你舍弃了春节的娱乐和游玩,辛苦半天能赚上两元吗?这不是赔了本钱吗?再说我这个从井冈山开始、到北京为止,曾经久久仰仗惯了供给制度、而今荒疏理财之道的老头子,为什么不当时数一数就揣兜走了呢?……当机立断,不容迟缓,我立即披上夹大衣,拿了两元钞票送回去,送回去。

自由市场,在两垛墙之间的垛口,留做大门通道的顶端,伸入墙垛凿置二道偌大的粗木横梁,人说是曾为高悬毛、华主席两帧巨幅画像而设,时至今日,已毫无所用。墙垛两侧行人道,各有一段指定的拢起绳围的存车处,自行车一辆挨着一辆,挤得满满登登。通过出入的人流,我跟着蹭着、随波逐流地涌了进去。在扩大的围场里,一排排的床子,一个个的摊子,一行行的羊肠小道,涨起混杂的对流的人头浪,拥挤拥挤、熙熙攘攘。我从中荡来荡去,打漩涡、溜溜转圈圈地流着。流到哪儿才算达到目的呢?今早一吃

完饭,便跑到此处办了小王新婚的礼品;来去一趟,急急忙忙,当时我一见一溜儿布口袋装着葵花子,未容挑选,连对卖者也未及正视一眼,随意一指便买,只想买了就走,走了就完,谁知道完了又折回……经过许久,好不容易才寻到那一伙卖葵花子的小姐儿们。她们都象蒙面人似地戴着雪白的大口罩,蒙着褪了色的头巾;藕荷色的,桃红色,杏黄色的……而我已认不准卖给我葵花子的是哪一个了;只好手里攥着两元钱,准备一个一个地挨个儿去问……但是,实不相瞒,凡是主动接触年青人(无论男女),我一向提防某些对方对于老年人往往有着一种嫌弃的心理的活动、厌恶的本能的发作——给你抹一鼻子灰,把你脸弄个大发讪,因之首先必须留意自己言行的谦恭严谨,使其无懈可击,无机可乘,而可避其锋——龇牙咧嘴、挖犊毛儿、翘尾巴。我抱着这个态度,就便先走到藕荷头巾跟前。

“小同志,我想问问你……”

“……”

“小同志,今天早晨,我是不是买过你的三斤葵花子?”

“……”

“若是买过你的,那你多找给了我两块钱。”

“……怎么……多找给你两块钱?”她慧黠地搭讪着。

“是呀,是呀。”

她把眉儿往上一纵,眼儿向侧一瞥,并不想再瞧我这个唐突的人。你……去吧去吧。

“……”

“……是不是你……到底有没有多找给了我两块钱……你说话呀,说话呀……”

“没有……没有……我压根儿没有卖